

為十五十以一為本四十九為用六十四
以四為本六十為用

天原發微卷之十六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

逸

魯齋鮑雲龍 景翔 編者

虛谷方回萬里 校正

鬼神

易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始言幽明死生一
句趨一句說入鬼神上去仲尼贊易以後
自顏曾思軻以下至于周程張朱數君子
而已降是則聃竺二家離了天地造化又
別作一樣看釋以鬼神令人飯嚮則不
墮輪回老以僂誘人令人修鍊則可長生
又降而世俗焉則土木為像而廟之巫覡
嘯呼而祝之曰知是而已孰能探造化蹟
哉吁可慨也已上蔡謝氏曰鬼神是天地
間妙用須是將來做題目入思議始得
○易大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
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
以者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天文
屬陽故明地理屬陰故幽日月星辰明矣

亭毒家邈又有幽焉下入黃泉幽矣發育
呈露又有明焉原始而來屬陽故曰生反
終而歸屬陰故曰死人生以百歲為準存
養得定則雖老而陽亦壯反之則雖壯年
亦衰故陽為主則陽去消陰生意充滿屈
者伸枯者榮光風齊月融盜充斥並可以
見神之情狀陰為主則陰來消陽生意衰
縮伸者屈榮者枯如缺月凄風陽氣消盡
則死矣又可以見鬼之情狀天地間陽只
管生若無陰以死之則有生無死造化亦
幾乎息矣故推幽明可以知死生推死生
可以知鬼神一氣萬形一息古今通晝夜
之道而知天地造化源流於是非太極之
英氣有以為之歟嗚呼微哉或問易言天
地日月四時而終之以鬼神者指二氣之
屈伸而言也周子言天地人而終之以死
生者指在一氣之聚散而言也然則天
地不可以死生言乎曰天地其形也死生
其氣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陽魂屬天陰
魄屬地死則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依

舊遠天原裏法故舉人之死生可以包天地之晝夜而日月晦明四時變化鬼神屈伸皆在其中矣孰得以窺其際

○程子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以春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知事人之道即知事神之知道死生人鬼一而二而一也

朱子曰鬼神自是難理會底且就緊處做工夫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一一理會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如知事君事親事其所當事盡誠敬之道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須是得這道理無欠缺到得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故張子曰存吾順事殺吾寧也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聖人不說死已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與他精細理會教是六經載聖賢行事備矣於死

生之際無迷焉蓋以為常事也記與魯論獨載曾子寢疾時事為詳不過教學者以保身謹理而已豈效浮屠不察於理而以坐亡立脫為奇哉胡明仲曰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橫渠形潰反原以為人得此氣而生死則復歸大原去蓋人死則氣散了那大原裏氣又別抽出來生人

○又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通上下而言如雨露雷草木皆是以類而推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息是神消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伸是神屈是鬼氣方來是神

反是鬼日是神月是鬼初三後是神十六後是鬼天造是神地化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少壯是神衰老是鬼風雷鼓舞是神收斂是鬼風雨雷電初發時是神風休雨過雷住電息是鬼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猶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道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亡者可與言性矣

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無有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理亦命乎此矣不得以冰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氣也非性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然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聖人之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所不容言者非可以世俗倉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猶

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人祭祀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言者自開闢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邪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於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矣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寂寞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矣

○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孰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此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朱子謂此對幽明而言也若謂幽有鬼神而明無鬼神便

是錯認題目不知鬼神之為何物而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豈知禮樂中有鬼神鬼神中有禮樂二者一爾第不可不分界限而辨別爾天地定位辨於履禮也然二氣父感其中未嘗無樂風雷鼓舞樂也然風休雨止雷蟄寢息各有序焉其中未嘗無禮禮樽節人情氣之屈也以和為貴屈者又伸樂動盪人情氣之伸也而合止有節伸者又屈幽明交通屈伸相禪無往而不與鬼神通彼釋氏則死殺着了謂明則為人幽則為鬼豈知君子之所以謹獨者屋漏暗室洋洋如在禮以束其筋體樂以養其性情禮樂之在吾身即鬼神之臨乎其易註云精氣謂七八言水火之神生物東南遊魂謂九六言金水之神終物西北老陰老陽屈者為鬼少陰少陽伸者為神東南為明西北為幽非止謂天地黑暗中

有鬼神而明無之也後世禮壞樂廢人心浮偽失其序而不和所以交於鬼神者非其道也不瀆則詒安有感格之理

○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伊川說鬼神造化之迹固好但只渾論在這裏不如橫渠說得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屈伸往來在愚按陰陽二字未可言鬼神陰之靈曰鬼陽之靈曰神良能便是其靈處所以能屈伸變化也又舉張子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又謂人之初生天地之氣只管增添在身上的漸長漸大至極盛了又漸衰耗以至于散然皆自然而然非有使之然故曰良能

○邵子曰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月者日之影情者性之影陽也人也日也性也皆陰鬼月情之主所主既定影自從之子月一陽生應得五月一陰生自子至巳六陽全自午至亥亦六陰全天上一陽應地下一陰水中一物應岸上一物物物皆然但陽常為主而陰常為影如北牡然一日有十二時一年便有

十二月初則月生明望則光滿上下二弦生魄至晦皆然可以見鬼神之情狀性中有簡仁義禮智之理外面使影得箇側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出來一箇形便有一箇影人之魂為神使影得箇鬼之魄在其中日至晦則月不光人至老則神必賸

○又曰思慮未啓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
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固君子謹獨之學上不愧于屋漏也然謂之思慮未啓即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鬼神不得以窺其際矣故曰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雖已所獨知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是以君子慎獨不待著于言行常若鬼神之臨乎其上不敢有一毫之妄念動于中也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

琴已知之況於鬼神乎君子於此惟敬以直內而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始用其力也邵又曰人心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其心即所欺天也可不戒哉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也

○又曰氣形盛則魄盛氣形衰則魄亦從而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上故形存則魄存形化則魄散耳目口鼻心脾膽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目之靈發乎目曰視腎之精發乎耳曰聰脾之魂發乎鼻曰嗅膽之魄發乎口曰言八者備然後謂之人
此說人形體內研磨其魂魄以知人之一身具天地鬼神之理之靈而不自反終日馳逐於外至於皓首沒世而不自覺亦可悲也夫金木者生成之始終在人則精神魂魄精為形而陰魄附氣為魂而陽神依四者都相離不得所以魂魄隨氣形而盛

衰也形變則陽魂離去魄化則陰形朽腐所以先王以及滅為極刑而於人之死也則卜宅先以安厝之腎北方天一水故以藏精精始化為魂魄乃精之所自出是精氣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為之子故膽中藏魄心南方太虛火用以藏神生陽曰魂魂乃神之所自出是為神氣之輔弼而隨其出入火能生土土為之子故脾中藏魂人之一身精神其主而魂魄其使也精盛則魄盛惟至誠則能生精至精則能生神誠也者皆天一所生而無偽也人能主於一而不散其精則至誠如神心能御氣不能主一而散其精則心為形役豈徒沒世而無聞哉其違禽獸不遠矣人之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水穀形之用也惟內外交相養則精神強而魂魄盛性者受之於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藏脾者魂所藏膽者魄所藏統其藏者心也故能發見於聲臭言視之間而不違其則者所以靈也形者資於地必

有者焉肺為傳氣之府肝為傳血之府胃為化水穀之府又為之脾腸以流其渣滓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豈若異端者之言魂魄哉昔有學神仙者與予言曰只就龍虎鶴龜上做起又曰只就心腎上又曰只就五藏中五行上採來終不肯泄其旨歸後得其要訣下手處亦甚易易但要精一工夫爾今但知而不為也昔朱子與蔡西山研窮一世際曉之矣嘗曰道家愛啞人鉛汞玄牝互換其名使人不測其實則精氣二者而已楚詞屈子載榮魄之說以精神言也榮營也陰靈之聚而有光景者魄不受魂則魂不載魄而人死矣蓋魂動魄靜魂火二而魄水一載營魄者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然亦未言其所以也朱子有詩曰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則亦知之而不為爾

○朱子曰精氣就物而言魂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生則謂之精氣死則謂之魂魄物則為之鬼神氣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數多實數少又曰精氣兩箇合則魂魄聚而為人遊魂一箇離去則陽已散陰無所歸故為變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魂陽曰魂唐孔氏曰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曰魂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曰靈魂魄神靈之名初生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此魄之靈也及其精神性識漸有知覺此則氣之神也蓋魂陽屬火魄陰屬水天一生水陰陽始交魄既生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魂常為主為幹淮南子曰天氣為魂陽神也地氣為魄陰神也樂和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魄是精之神神又是魂魂是氣之神朱子謂魂神而魄靈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於魄而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運用動作底

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老人目昏耳聾記事不得者魄衰也魂熱而魄冷能以魂守魄則魂有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亦有生意魂熱生涼魄冷生暖惟二者不相離故陽不燥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魂愈動魄愈靜魂愈熱魄愈冷二者不得其和而死矣又曰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各相離云魄有箇形像在裏面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月黑暈是魄其光是魂如香燒出汁子來是魄那成煙後香底是魂魂是魄之光發魄是魂之根抵火是魂鏡是魄燈有光發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却在裏面火日外景金水內景火日是魂金水是魄人之眼光是魄耳亦體爾何以為魄曰能聽者便是魄鼻知臭舌知味皆是但不可知字為魄知便屬心若行苦鹹酸要從舌上過陰主藏受故魄能記憶在內陽主運用故魂能發用出來二物本不相離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為人物之體至

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所知矣就
人身而言氣雖屬陽然體魄已屬陰生之
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
遊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也只今生人便
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未死前神為主已
死後鬼為主

○祭義卒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所謂于
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

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者以魂本附氣人
死則氣必浮又曰體魄降于地者以魄本
歸形人死則形歸于土聖人緣生事死制
其祭祀存亡既異別為作名改生之神曰
魂改生之鬼曰魄合魂與魄命其名曰鬼
神以尊事故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
衆以畏萬民以服也延陵季子哭其子曰
骨肉歸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爾雅
釋文云鬼之為言歸也以骨肉必歸于土
也其氣則發揚于上則不測之謂神其實
鬼神之本魂魄是也神之盛謂口鼻呼吸

出入知覺運動者之類鬼之盛謂耳目精
明能視能聽精血強盛之類或問死生之
說謝氏曰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昔問
明道先生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
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便是答底
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曰可者使人
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
宗父母這須至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
人看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要人做生看
待他不管他便無了問先生祭享則甚曰

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
方上下益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
必渙與萃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固不可
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
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不是鶻突自家要
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
寒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又曰陰
陽交而為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
事此者為仁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
古人用尸要得陰陽一氣來聚這尸上不

是徒然敬享誠敬盡則氣自聚古人祭祀
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宗已死以何而來曰
上蔡云祖考精神即我之精神祭祀之感
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水則俱
來非有一物積于空中以待子孫之來但
主祭者既是他一氣之流轉氣已寓此書
其誠敬則已感格矣或問旁親外親之屬
如何曰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斷人死
雖魂魄各散魄又較定須是捉魂來復這
魄要他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

要聚得他那祖考之氣當下雖已散了然
他根却在這裏誠敬盡即便引聚他那氣
在此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
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
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
○朱子曰鬼神屈伸往來只是氣人之氣與
天地之氣常相接人自不見爾人心纔動
便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相感通
先儒之說曰有是理便有是陰陽之氣只
這一氣入毫厘絲忽裏去此心纔動被氣

便應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止處是君萬使人精神練動處其風肅然是懷愴所以祭義有求諸陽者以報氣也氣者神改建設朝事燔燎種香醴以蕭光使氣上騰皆陽之類有求諸陰者以報魄也魄者鬼也故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膾以俛飀加以鬱鬯灌地以求之析木煙出是氣滋潤底是魄合魂與魄而一之所以求鬼神之氣而祭之也愚謂呼吸是吾身之氣雲雨是山川之氣發揚于上是神靈光明之氣動於此即應於彼厥初生民氣化之祖傳授到此子孫也祖宗也天地山川也只是是一氣貫通先儒謂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古者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使覺那龜久不靈了用些子生氣去接他程子謂名山大川與雲雨者只是氣蒸成爾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遇水早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名

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不問着於土木人身上求之可乎或問朱子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神靈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但以我之氣而接其氣若乃其誠敬即上蔡所謂要有便有也

○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

日暑月寒晝明夜晦春生秋殺夏長冬藏其生成萬物者皆鬼神之功用有迹可見也又曰妙用而不可見者視無形聽無聲體物而不可遺道無又有道有又無條然忽然或變或化於虛空中而有雷有風為兩為電於樹枝上忽生花生葉或謝或開此天地間公平正直底鬼神人所共觀而不以為怪者也至於莫夜而有鬼火白日而走飛碑歌梁觸曾附耳人言千妖萬狀不可勝紀大易所謂載鬼一車春秋所謂石言于晉金鼎鑿而百怪伏漢劍試而神

鬼嗶范魯公之鬼扇孔道輔之蛇笏可信不可信乎曰此皆一氣雜揉所生涉於邪暗人以為怪者皆非天地之正氣也蓋鬼神之生於陰陽亦如人之生於世也人有許多物亦有許多鬼神亦有許多滿天地間窈穽地隨象賦形各具足不可謂無也生於天者為日月星辰則有彗孛格電之變生於地者為山川草木則有山魃海若魍魎魍魎之類生於水火土石而為變者則有滔天燎原雨土崩崖之變至於人也其正者為聖賢君子其變者為黑駝癡蠢為悍暴強梁又其大者不饒濁河清則為紛亂宇宙之怪人而其死也或為聰明正直之神而廟食百世或銜冤茹苦而結為牛鬼蛇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烏可謂無第論其正不正爾子失子有言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或時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哉此聖人所以道其常而不語怪也

○程子又曰伯有為厲事別是一理朱子曰

謂非死生之常理又曰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此語窮理然精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左氏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予將殺帶入殺

段也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洩以撫之乃止曰鬼神有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晉

趙景問曰伯有猶為鬼乎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

強死其魂魄猶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胃其用物也宏其取精

也多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唐孔氏曰謂其居高官而任權

勢奉養厚故用物精多而魂魄強或問先儒言鬼神之事道有又無今左氏所載不

可謂無矣朱子謂人稟天地之氣終有散時特散有遲速爾其精神所到上動于天

昔荆軻慕燕丹之義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而太白食昴漢殺孝婦

而三年大旱晉殺一無罪都督而血逆流

于柱他如齊景公夢梧丘之鬼漢王氏雪鵠亭之寃史氏所書皆不可誣也愚請各條其說不使後之言鬼神者失所趨向而茫無指准是亦敬而遠之之義其說曰陰陽二氣散在兩間觸目無非鬼神者不隨

他地頭去分別則混為一區幽明感亂而人道不立矣故在天為日月星辰風雨霜

露四時寒暑必有鬼神行乎其中顯然可見書所謂禋于六宗是也自當作一類看

在地則五嶽四瀆山君川后能出興雲雨以助化工不可謂無武成所謂所過名山

大川是也當自作一類看有功德在民載在祀典如昌黎所謂勾龍后稷以功夫子

以德為聖為賢歷萬世而不可磨滅者當自作一類看如人死曰鬼氣已散了子孫

精神聚處則祖考來格魯論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豈特士祭其先為然自天子

至于庶人皆有等級分劑不可踰越當自作一類看下而至於山靈上瀆水罔木妖

無鬼有論而怪興蘆葦誅罔而躬對不可

不信也或懸額附箕或生靈起鶴天地間自有此等遊魂鬼術足以惑人不可謂無但非其正亦當自作一類看分類既精而析理甚明谷永所謂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昔人所謂以道治天下則其鬼

不神脩身之道得矣人之一身鬼神之會也只這軀殼在此裏而內外無一非天地

陰陽之氣此心纔動便應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吾心正則那公

平正直底鬼神自相應一有不正則彼之遊魂戾氣亦相糾結而不可解矣朱子曰

如魚在水外面水即他肚裏水鯁魚肚中水便是鯁魚肚中水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後世以來妖淫浮祀之說興而吾心鬼神之德荒矣嗚呼悲哉

天原發微卷之十七